

典藏版

千古风流人物词传

落花流水春归去

李煜词传

谭慧 / 著



千古词帝，

本是莲峰一隐者，偏生入问帝王家。

故国不堪回首的悲吟，

一江春水向东流的绝唱。

非外借



华龄出版社

典藏版

千古风流人物词传

落花流水春归去

李煜词传

谭慧 / 著

千古词帝，

本是莲峰一隐者，偏生人间帝王家。

故国不堪回首的悲吟，

一江春水向东流的绝唱。



华龄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林欣雨
责任印制：李未圻
封面设计：颜 森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落花流水春归去：李煜词传 / 谭慧著. --北京：
华龄出版社，2017.2

ISBN 978-7-5169-0898-3

I. ①落… II. ①谭… III. ①李煜（937-978）-词
（文学）-文学欣赏 IV. ①I207.2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7）第041031号

书 名：落花流水春归去：李煜词传
作 者：谭慧 著
出版发行：华龄出版社
印 刷：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：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
开 本：850×1168 1/32 印 张：6
字 数：120千字
定 价：25.00元

地 址：北京市朝阳区东大桥斜街4号 邮编：100020
电 话：84044445（发行部） 传真：84049572
网 址：<http://www.hualingpress.com>

（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调换联系电话：010-82865588）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The image features a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wash painting in the upper right corner. It depicts a lotus flower in full bloom, with several buds and a single butterfly fluttering nearby. The brushwork is delicate and expressive, capturing the essence of the subjects. The background is a light, textured grey, which makes the dark ink of the painting stand out.

春花秋月，往事堪怜

他是才子，是帝王，亦是亡国之君。

后人的纸笔间，总有他洒脱俊朗的身影，有他坎坷波折的一生，有他的疏狂，有他的悲凉。

其实一直以来，他始终在历史的某个角落，用耀眼的光晕，驱散四周的黑暗，让我们得以看到昏黄月光下，那个“待踏马蹄清夜月”的他，那个“无言独上西楼”的他。江南的春光秋色和山山水水中，他用一段感人至深而又悲怆至极的故事，书写完自己的人生。

算来一梦浮生。然而，千百年来，仍有无数后人，深陷在他传奇跌宕的人生故事中。

他，便是南唐后主李煜。

本是莲峰一隐者，偏生人间帝王家。一个才情横溢的少年郎，却背负着南唐家国的沉重期望。

往昔的单纯与美好转瞬即逝，眼前的繁华与喧嚣越发缥缈。他在如梦如幻的人生里，以诗文为命，览尽繁华，看遍破碎，以泪书情。最终，一切来了又走，得到所有，再全被掏空。

从开始的储位之争，到后来的南唐遭伐，再到沦落为俘，他只求于乱世中舞文弄墨，看尽世间百态，却终究逃不过宿命的劫。

国破家亡，仓皇辞庙，他完成了身为皇帝最后的仪式。从此，昨日的车如流水马如龙，成为心底残缺的江南旧梦。

夜犹未绝。在清秋微凉的风里，他独自伫立，绝美的月光照着他和南唐。梦中的南唐，仍是一派繁荣。然而咫尺天涯，却是无法逾越的距离。暗淡的弯月，勾勒出一晌贪欢；明灭的残烛，摇曳出无限怅惘。梧桐深院，锁不住凄凉；故国朱楼，已遥不可望。

支离破碎的故国，支离破碎的心。青山梦远，归程无期。

公元978年七月初七，玉楼佳宴，缓歌曼舞，那是他四十二岁的庆生宴。唱曲仍然婉转，舞姿依旧缠绵，美酒却变了模样。端起那杯酒，他闭上双眼，仿佛回到了故国，回到了“凤阁龙楼连霄汉，玉树琼枝作烟萝”的宫殿，回到了“车如流水马如龙，花月正春风”的江南，回到了“笙箫吹断水云闲，重按霓裳歌遍彻”的欢愉时光。他扬起嘴角，饮尽鸩毒。牵机药在他的胃里燃烧成海，焚烧五脏六腑。回思，看打翻的案几，那未干的墨迹依然静静停留在纸上，停留在那年七夕，停留在他的生命里。

生于七夕，逝于七夕。故国不堪回首的悲吟，一江春水向东流的绝唱，跨越时光，延续千年。岁月湮灭一切，尘封过往，徒留满目荒凉。

“作个才人真绝代，可怜薄命作君王。”郭磨寥寥数语，已勾勒出李煜悲情的一生。他辜负了江山，亦被江山所误。究其一生，奢华安逸有之，悲凉落魄亦有之。然而，沦落为俘的他虽过着寄人篱下的悲惨生活，却仍能在辞藻间不

经意流露出华贵之姿。正如王国维所说：“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，感慨遂深，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。”

至此，一个孱弱无能的亡国之君消失在历史烟尘中，一代盖世词主却流芳千古。字字血泪，句句锥心。再无花间习气，再无柔靡之音，剩下的，只有至真至纯至悲，至精至雅至情。褪去了君主的外衣，他终于显现出温润君子的底色。只是，这底色中掺杂了太多的悲怆与唏嘘。

这到底是命运的捉弄，还是成全。

长恨此生，愿与身违。

春花秋月，往事难了。



CONTENTS

目录

卷一◎花月正春风，奈何错生帝王家

浊世浮沉，愿与身违

渔父二首 / 002

风流才子，误作人主

浣溪沙·红日已高三丈透 / 010

琴瑟和谐，共谱霓裳

玉楼春·晚妆初了明肌雪 / 017

花街柳巷，纵情风月

一斛珠·晚妆初过 / 024

有花须折，莫待花老

子夜歌·寻春须是先春早 / 032

卷二◎许一世恩宠，此情可待成追忆

惊鸿一瞥，镜花水月

菩萨蛮·花明月暗笼轻雾 / 040

花开烂漫，遍地残红

菩萨蛮·蓬莱院闭天台女 / 046

缘定三生，百转千回

菩萨蛮·铜簧韵脆锵寒竹 / 054

生死两茫，空余梅香

谢新恩·秦楼不见吹箫女 / 061

陌上相思，绕指成殇

喜迁莺·晓月坠 / 068

桃李依依，此情无计

蝶恋花·遥夜亭皋闲信步 / 073

片刻温柔，回味终生

柳枝·风情渐老见春羞 / 081

卷三◎去国悲黍离，无限江山终空落

此间少年，欲说还休

采桑子·庭前春逐红英尽 / 090

落花狼藉，风雨飘摇

阮郎归·东风吹水日衔山 / 095

天家有亲，兄弟有情

谢新恩·冉冉秋光留不住 / 100

离恨绵绵，春日如年

清平乐·别来春半 / 105

家国阴阴，昼雨新愁

采桑子·辘轳金井梧桐晚 / 111

樱桃落尽，子规夜啼

临江仙·樱桃落尽春归去 / 116

离歌别泪，国破归降

破阵子·四十年来家国 / 123

卷四◎多情空余恨，一江春水千古愁

幽囚岁月，往事难了

浪淘沙·往事只堪哀 / 130

一梦浮生，无路堪行

乌夜啼·昨夜风兼雨 / 136

梦回南国，花落莺啼

望江梅二首 / 142

凭栏无言，几番滋味

相见欢·无言独上西楼 / 148

半生浮华，物是人非

浣溪沙·转烛飘蓬一梦归 / 153

满鬓清霜，一纸凄凉

虞美人·风回小院庭芜绿 / 159

半壁江山，一幅残卷

浪淘沙·帘外雨潺潺 / 164

错负流年，哀思国殇

乌夜啼·林花谢了春红 / 170

春花秋月，梦醒成空

虞美人·春花秋月何时了 / 175



卷一

花月正春风，奈何错生帝王家

浊世浮沉，愿与身违

渔父二首

其一

浪花有意千重雪，桃李无言一队春。一壶酒，一竿身，
世上如侬有几人？

其二

一棹春风一叶舟，一纶茧缕一轻钩。花满渚，酒满瓿，
万顷波中得自由。

家在内陆，少时没见过江河湖海，无从了解靠水为生的渔人。初读宋朝范仲淹的古诗《江上渔者》，便沉浸在诗人对渔夫驾一叶小舟，“出没风波里”的无限悲悯中。

多年以后读到海明威的《老人与海》，突又迸发对渔者新的认知，同情瞬间化作敬仰。那个老人“独自在湾流中一条小船上钓鱼”，但是，他已经连续八十四天一无所获。第八十五天，他钓到一条巨大的马林鱼。这本是一件值得欢呼雀跃的事情，但他没能顺利把鱼拖上船，反而被鱼拖着在波

涛汹涌的海上漂泊了三天三夜。历经殊死搏斗，老渔夫终于杀死猎物，并把马林鱼绑在小船上。此时庆祝，依然为时尚早。归途中，小船遭遇鲨鱼，筋疲力尽的老人被迫继续战斗，死里逃生后，小船后绑着的马林鱼只剩下头尾和脊骨。

这位历经生死最终安全返航的老渔夫，以不屈的硬汉形象让无数后人折服。那条于碧波万顷中乘风破浪的小船，承载的不仅是生计，还有敢于抗争的灵魂。

李煜曾作两首《渔父》词，表达了对渔者生活的向往。但料想，他既不会想如范公诗中，做个在惊涛骇浪里以性命博温饱的渔人；也不会像海明翁笔下那位老者，拥有与一切磨难抗争的勇气。

最著名的渔父形象，来自屈原的《楚辞》。屈原被放逐后，“游于江潭，行吟泽畔，颜色憔悴，形容枯槁”，这时他偶遇渔父。两人相谈投机，屈原抒发了“举世皆浊我独清，众人皆醉我独醒”的悲愤，渔父则以“沧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吾缨；沧浪之水浊兮，可以濯吾足”点醒屈原。

时至今日，后人仍折服于屈原的风骨。随着这篇《渔父》的广为流传，渔父的形象也深入人心，从点人悟道的神仙，逐渐演变成隐逸超脱、淡泊名利的象征。以至于后人再

描写渔人生活时，常忽略其浪里穿行的凶险，避谈其生活困窘的尴尬，而是极度渲染其垂钓江上的雅趣。这类作品，当以柳宗元《江雪》中塑造的“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”的形象为典范，另外，元代胡绍开的散曲《沉醉东风》里的描写也颇为生动：

渔得鱼心满意足，樵得樵眼笑眉舒。一个罢了钓竿，一个收了斤斧，林泉下偶然相遇。是两个不识字渔樵士大夫，他两个笑加加的谈今论古。

同样是一叶扁舟、一片汪洋、一名渔夫，几经历史迁延，渔夫之意已不在鱼。渔夫不再有谋生之苦，在过惯了舒服日子的李煜笔下，渔人更是悠闲自在。

因词人的多情，“浪花”和“桃李”也成了有情之物。“浪花有意千重雪，桃李无言一队春”，这是景语，也是情语。江南的熏风搅扰着平静的海面，海浪翻卷出水做的花簇，轻轻撞击着渔人的小船，溅起星星点点的水雾，落在船上渔人的脖颈里，清凉得令人神清气爽。

渔人驾着小船顺风顺水而下。两岸边，桃花夭夭，李花

点点，都随着船的行进飞快后退。不需遗憾，因为前方仍有桃李列队相迎。不论是船下的大海，还是两岸的花海，皆浩浩荡荡，不见尽头。

风景已令人沉醉，渔者生活的惬意更令人向往，让人恨不得放下一切俗事，将自己放逐水波之上，只须浊酒一壶，钓竿一柄，从此后，春风秋月、凡尘闹市，都付笑谈中。连渔人自己都感叹：俗世里，像我这样快活的人，能有几个！

李煜笔下这种超脱尘世外的快乐，很多人都可与他共鸣。比如宋人朱敦儒，他长期隐居，不肯应诏出仕，先后写过六首《渔父》词，歌咏其隐居期间的闲适生活，仅其中“摇首出红尘”一句，即可见超脱尘世的豁达与潇洒。便是东篱采菊、眺望南山的陶渊明，所做之事虽不同于渔夫，但情趣志向却殊途同归——他们追求的，不过“自由”二字。李煜在另一首《渔父》词中，以“万顷波中得自由”一句，直言对自由的向往。

一叶扁舟泛五湖，如李煜一样把自由寄托在万顷碧波的人古来有之，然而，真正能如愿以偿的，却没有几人。昔日范蠡辞官泛五湖，是为了避免“狡兔死，走狗烹；飞鸟尽，良弓藏”的下场；柳宗元“独钓寒江雪”是因为仕途不遇；赵孟頫“盟鸥鹭，傲王侯，管甚鲈鱼不上钩”，不经意流露

的，是愤世嫉俗的情绪。

文人多受儒家“达则兼济天下，穷则独善其身”思想的影响，鲜有人天生向往红尘之外。他们立志渔隐，大多半缘心性半缘现实。

譬如范仲淹，便是其中一例。他在岳阳楼上，面对着“衔远山，吞长江，浩浩汤汤，横无际涯”的洞庭湖，想象着春风和煦的夜晚“渔歌互答”的情景，颇有出世风姿。风景如此超凡脱俗，置身其中的人却还是发出了“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，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”的感叹，并称之为“古仁人之心”——那些极力歌咏渔隐生活的人，是否都像范公，表面上“把酒临风，其喜洋洋者矣”，内心却只把万顷水面，当作自己郁郁灵魂的放逐之地。

李煜当然不是真想做“渔夫”，他甚至不像那些身在江中心忧百姓的“古仁人”，满心家国之念。他写这两首词，意在高调表示归隐之心。

然而，归隐本不是应该大声宣扬的事情，但李煜被现实逼迫得无可奈何，不得不如此。据史书记载，李煜“为人仁孝，善属文，工书画，而丰额骀齿，一目重瞳子”。重瞳，即一只眼睛里有两个瞳孔。在李煜之前，目有“重瞳”者只